臣之徼福愈不能堪而恐重以益疾爲
皇上憂耳臣不勝感
知驚寵誓死圖報之誠爲此具疏陳謝以
聞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三

辨論科場誣奏疏

萬曆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無端爲子蒙疑大辱
國體乞
賜先行罷斥以公試典事該臣昨日在閣接得
禮部郎中高桂揭帖一紙內稱摘發順天
鄉試中式可疑者八人其一名王衡係臣

之子人情疑信相半要將臣子同茅一桂
等覆試以明心迹夫茅一桂等之卷臣未
及見不知文理果是如何若知子莫如父
臣男之才不才臣知之矣果才耶而臣爲
之曲避嫌疑是以鬼魅待世界也果不才
耶而臣爲之營求進取是以盜賊自待也
故高桂權衡疑信之間
請但行覆試爲臣解疑而又稱臣子之多才可
以自致青雲則其愛臣已甚而其知臣男
亦不爲不深矣然臣顧反而思之男試則
當試疑則當疑夫科場之事所以紛紛至
今日者壞之自張居正始然必居正之時
皇上冲年盡委之
國柄處居正之地百官之命盡懸掌握而後
可以順指考官無不如意也乃臣碌碌贅
負權勢不能及居正萬分之一而臣男中
式名次反在居正諸子之前不知考官媚
臣至此將以何望臣又將以何德臣哉臣

雖不才素服先臣清白之訓所生一兒秪
今二十九歲日夜提耳教之顧誠冀少立
身名粗傳弓冶而不圖更以臣官爲累也
世語悠悠何至此極見今雖覆試公典上
可告
天日下可明臣心乃臣之隱衷疾首者堂堂
清朝
明主臨之於上而謂在
廷無一可信之輔臣輔臣無一向上之子弟
臣則已矣臣男亦已矣獨奈何輕
朝廷辱天下之士如此哉臣竊羞之竊痛之古
稱世臣社稷之衛即今我
朝二百年來大臣子弟彬彬取高科膴仕當
世不以爲嫌何獨至臣等必欲盡錮其讀
書應舉之途流言蜚語使天下謂老成決
賤於少年委巷決公於朝論此豈太平景
象也臣竊憂之竊危之又臣見諸司章奏
皆滌慮專思反復再四而後

上其間尚多訛謬何況草莽章縫之士風簷千
萬言中而必責其一字不訛一語不苟而
後爲無弊此孔顏復生或能之臣不能也
然則富貴子弟生于今日舍蚩蚩然囊酒
飯守妻子之外無路可自免矣臣又竊苦
之竊憐之今高桂謂科場壞盡臣亦謂
國體壞盡有志之士將來斷有掉頭發憤耻
由是途以進者而臣等閣臣與考官將來
斷有不敢可否一事去取一人以避狗鼠
盜賊之嫌者但臣本出山無用之器不合
誤膺
國爵臣男自是乳下未雕之樸不合誤投臣
胎而臣之先臣又不合教臣男讀書應舉
以至今日無端受辱至此
皇天在上
后土在下臣亦何顏可以齷齪瑣瑣苟恬榮利
重使書生弄其文墨妻子嗤其苟賤不亦
辱乎伏惟

皇上先年本以行誼
召臣則在今亦必以不欺信臣趣此覆試未行
之日先將臣罷歸田里使嘵嘵者更無可
藉口而後覆試之典始公覆試之論始定
臣男之或黜或留臣揔當率之見先臣於
地下必無愧色
皇上慎毋再爲臣體面計而不爲臣生平計也
臣不勝籲
天泣血愧苦籲控之誠

奉
聖旨卿當世人望心事明白衆所共知卿子爲
舉首原無别議豈待覆試而後明宜速出贊
襄以副朕懷該部知道

因辦科場誣奏乞罷疏

本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辱

國具臣不堪鞭策再乞

恩放歸田里以全廉耻事伏念

祖宗簡置内閣之臣所使表正羣寮平章萬務

皇上不以臣之不才擢在此地四年於兹矣雖

皇上　非其人然朽株腐槎業已青黃于梁柱之間

皇上重臣臣何忍不自重所以父子相爲師友
臣一言差錯惟恐臣男之知而臣男一步
跛倚亦惟恐臣之知臣母每戒臣責望之
過而不知其激於
君臣遭際之奇也使直道果行人心相信則臣
雖學祁奚薦子亦有何慙而近者臣男偶
然一雋臣酹酒先臣之前而訓之二事一
莫忘家教如先臣之教臣先鄉行而後名
世一莫辱知已如臣之事座主馬自強瞿
景淳重道義而疎禮節當時了不憂人間
嫌忌之事以世非鬼蜮人有秉彝斷無謂
貞女淫者今突然出一高桂既稱臣子之
才乃偏不分臣之有才子既稱人情疑信
相半乃偏不從其信而從其疑將臣信口
估價信手調籌此明知臣平日氣高欲以
激怒臣而逐臣然
聖意自明臣男亦自有覆試公案臣何怒之有
哉獨念臣男之被疑爲臣臣之蒙耻爲官

而先臣因教臣男以榮爲辱考官因取臣
男以公爲私推本所由皆臣入山不深見
機不早之咎也臣被
召以來七疏乞骸皆以
上恩不能引決以至是辱
國辱親辱身辱子而又復依依則穉子弄臣
影卒徒笞臣背莫不有詞而臣男亦安認
此不識羞耻之父爲已父臣嘗竊歎方今
功利薰人之心機巧刺人之骨鱗甲被人
之面實欲以狗馬未盡之年幸
上之嚮臣懸的後生首抑奔兢鑽刺之路而今
身爲耐彈之綿花名籍乞播之丐子臣雖
復留不但一籌難展而張居正地下之靈
亦將有戟手反唇借臣以爲口實者臣以
此自甘暴棄必不可留惟望
皇上開天地之心亟放臣奉母還鄉以全晚節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痛哭流涕愧
苦哀祈之至

奉
聖旨卿清望直節朕所倚信覆試已從卿請公
論自明豈得以小臣妄言懇辭求去負朕特
簡至意宜即出輔理慎勿又辭吏部知道

辯論科場誣奏三疏

本年二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辱子心迹已明不願會試乞
恩退回廕籍因陳愚論以雪士寃以維世道事
臣伏惟臣男衡學未成章謬辱高桂多才
之許今覆試卷
發下見經多官會擬第一
皇上欽准存留會試臣之心迹明矣顧念

祖宗二百年來輔臣子見疑而覆試自臣始
祖宗二百年來北京解元見疑而覆試自章禮
與臣男始臣老且入地挪揄踐踏摠自甘
心若臣男未雕赤子一旦使班於章禮權
門狗盜之列此爲誰辱而臣又可使再辱
乎然覆試且就而會試不就則少年又以
爲避讒畏譏復中其阻辱忌娟一網打盡
之計而形容得人情世界偪側蕭條塵霾
澒洞至此此臣之所不能甘也若狼狽忍
辱苦求一第則科目愈貴臣等愈賤讒夫
更以爲無耻而笑臣考官且以爲不祥而
避臣又臣之所不能受也連相思之再三
爲兩全之計一面遵
旨令臣男照舊納卷不敢以感憤意氣爲諸生
倡一面令臣男稱疾罷試以爲今日乞
恩張本夫臣男本係官生縱不中第將來亦得
廕官借階尺寸儘堪自立何必科場爲妙
選翰墨爲高勲乎古人貲郎筦庫尚有鱗

次取卿相者豈有任子世官偏不堪作養
之理伏望
皇上特允臣
奏將臣男退回廕籍候坐歷事滿日照資量
授一官別圖補報如此則青天白日何鬼
可迷廣陌長衢何路可阻使天下謂
皇上愛臣以德不以官以心不以迹謂臣之抑
子以意氣不以嫌疑於
國體未甚辱也然臣又有一說臣男既就別
途則考官自無嫌可避而臣身在事外亦
自可昂首伸眉極談科場之事夫文章自
古號無憑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雖
前輩名家各持堅白尚未識眞是眞非之
所在乃今新進初學之徒反公然據堂上
之座家立一門戶人操一斧斤以經史故
實字句小訛盡被之關節至醜之名無事
可指無人可證以此求服人心難矣而又
必欲以此求入人罪則幽不有鬼神明不

有公論乎夫考官惟患其專弄程文不親校閱而今搜及落卷便爲舌端名挂勢家遂當觳觫則何不盡廢科場使一二唱籌點名之吏信手拈闈掩目射覆之爲公且當乎又何不盡驅天下士子使投筆從軍入錢補吏尚可以顯功名於天下乎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而士之遭際至此此亦因近時不才大臣與輕薄文士有以自取之然盜賊良民原非同類文體關節自是兩途如

朝廷欲懲張居正之覆轍則眞贓實犯不惜重處欲復弘治以前之文體則僻字險語量行戒飭人誰得而議之豈可因噎廢食以目疑心盡誣天下清白之士盡奪翰林文字之權盡行仇口羅織之媒盡枉科目英雄之彀使堂堂

天朝皎皎白晝而開告訐之門起莫須有之獄臣誠不曾見自古有此淳美風俗治安世

界也昨者覆試卷發下三臣細閱多官所
擬亦通第八卷文從理順正合禮部新行
文式而高桂苦爭置之劣等都御史吳時
來等但付之長歎而不敢執禮部堂上官
且爲之解紛而不能主即此景象已不成
紀綱臣爲一身父子則當忍爲
國家大體則當爭所以昨日先擬輕處高桂
不敢遺
皇上拒言之名而今日始進其瞽言欲少振天
下斯文之厄伏望
皇上勑下各該衙門虛心評議要見
朝廷論官當從臣等老成恬退之教不當從
蘇張范蔡片言捷徑之媒科場論士當信
衆目衆耳聞見之公不當信無影無形暗
昧猜疑之口士風幸甚世道人心幸甚

奉
聖旨卿心迹既明不必過於退避奏內科場事
宜着吏禮二部會同看議了來說

再論科場事乞避位疏

本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耻於讒口爭勝乞容避位以聽公論事

該臣昨日具疏爲乞

恩改廕因而少效愚忠頗關世道方候

旨間接得刑部主事饒伸揭帖爲邪臣朋奸欺

君狥私滅法懇乞

聖斷以培公道以快人心事大意主高桂之說

而其攻臣尤力如云爲人飾非庇黨恃勢
則高桂尚未忍以此加臣而伸且攘臂而
攻矣如云輔臣子一第不足爲重居然舉
首則高桂尚在疑信之間而伸且指名而
坐矣此臣狹量戇口麤心浮氣之所招伸
之責臣殊乏相度臣實無詞至以科場私
弊天不容地不載之事而取證于臣祁奚
舉子之一言伸前年考察有議原係本堂
同鄉尚書舒化之公舉而反歸怨臣等以

爲排擠忠臣賢士似此無影而射不風而
波理之支而難通詞之泛而不切明是賈
豎爭言說空白賴之語臣羞與之辯而亦
不足辯也惟是人臣之惡莫重于欺
君大辟之刑莫嚴于奸黨臣一生砥礪垂老遭
逢何至狼狽瓦裂不能成人如此伏惟三
光有神豈無靈鑒人心天理豈盡陸沉我
皇上九重明見萬里目前豈憂豐蔀顧臣之所
信者子子之所信者科場科場之所信者

覆試至于覆試又不足信而臣之舉頭觸
穽置足無所礙臣者不去不安言臣者不
去不止矣即以臣之自計而曖昧無根之
謗不去不明矣臣聞自古正人指邪人爲
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君子以朋黨二字
屏小人而小人亦以朋黨二字傾君子此
是非疑似之間不容毫髮惟君子易退而
正人不辱則有可以自信者伏惟
皇上憫其羸弱之性不便後生察其危苦之誠
難期末路先將臣罷歸田里然後以饒伸
所論事情明白體勘使少年之意氣既平
則舉
朝之公論漸出而臣出山以來有無妬賢嫉
能是否附下罔
上皆昭然於天日之下矣臣不勝疾痛慘怛呼
天待罪之至
奉
聖旨卿忠貞直亮世所共聞覆試既明心迹已

白豈可以小人浮言求退宜即出輔理慎勿
再辭吏部知道

辯誣乞罷四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受
知受察愧苦難勝四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免再辱事該臣又以主事饒
伸論及懇求避位奉
聖旨卿忠貞直亮世所共聞覆試既明心迹已
白豈可以小人浮言求退宜即出輔理慎勿

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山林之朽樗時俗之
方枘也而所犯者少年不可測之怒所蒙
者曖昧不可聞之言
皇上深居九重何以知人之必是人之必非而
肝膽之孚乃逾于目見
君臣之信有過於曾母臣受
知受察且感且慙因自念出山一塲不曾效得
分毫之報而節年既以乞休稱病煩
皇上眷留今日又以啓侮招非動
皇上震怒此皆臣薄福之所不能消萬死之所
不能贖者也至此而尚爭意氣悻悻求歸
天地間豈有此負心之人哉顧
明旨謂臣忠貞直亮世所共聞不欺之謂忠貞
而欺至于關節極矣不阿之謂直亮而阿
至於朋黨極矣惡之事出在廷極近之
口而望世人共聞爲臣解疑此臣之所爲
愧且苦也臣又有大愧大苦者夫閣臣之
職謂之代理天工今臣等雖競競守署一

聽威福於
上而密勿調停其事隱
詔令傳布其迹彰即如饒伸之
旨
皇上霆轟
電照超然發中而臣等連次懇求竟未
賜允如此等事外廷豈盡知者恩怨之地事事
可爲讒端宮府之情人人不可戶說猝有
橫空鬼矢射影蟲沙更循前日之轍則臣
尚可與聞一事與論一人乎此臣之大愧
大苦一又
皇上先年本以直道知臣而臣今亦以直道報
主事有獻替彌見交孚語及箴規乃成一德此
微臣一時之遇實青史萬年之光而人情
喜事或反有以此爲蹈瑕抵隙奇貨可居
者臣雖復留終不忍懲羮而吹遂負
天地竊自恐將來草木之皆兵風波之更劇此
臣之大愧大苦二臣於去年爲臣母憂疾

已決告歸之計會舊寮臣家屏新起未至
束裝以待正欲有言而萋斐已及其躬殆
辱且遺之母爲臣不才爲子不肖此臣之
大愧大苦三伏惟
聖恩垂眷豈有終極保全禮遣即同
慰留且妄言者旣未見
矜原則被言者又何顏苟祿臣之區區至此有
萬不能已者敢再乞犬馬之身仰累始終
之
造臣不勝感激臣疏
恩知哀祈誠懇之至
奉
具官臣王　謹
聖旨卿爲朕股肱倚毗特重若以讒口詆誣堅
温欲引退甚褻國體宜即出朝理以副眷知毋
得又有所陳吏部知道
天威不測乃先同首輔時行連名具揭伸救庶
幾伸得末減而臣乃可別議去留此臣之

束裝以待正欲有言而萋斐已及其躬殆
辱且遺之母爲臣不才爲子不肖此臣之
得又有所陳東帝知道
聖欲臣退其藥國體宜即出遣理以副眷知
聖旨則爲朕收拾此特重若以蠲口施至
矜奉則被言者又何顏苟祿臣之區區至此有
恩知東帝誠懇之至再乞犬馬之身仰累始終
造臣不勝感激

論救被逮部臣疏

本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該臣昨蒙

溫旨慰留感激具疏欲再有陳情會聞饒伸見

拿鎮撫司打問

天威不測乃先同首輔時行連名具揭伸救庶

幾伸得末減而臣乃可別議去留此臣之

私亦所以爲

國體爲同官也不意今日
旨尚未下而都御史吳時來適又送到救伸揭
帖內稱
皇上發怒似專爲臣臣流汗戰慄不能自已夫
伸疏攻臣雖力而臣三復其指乃專以相
度不弘坐臣之罪非以爲人飾非擢臣之口
若言及科場畢竟不能摭一事實則其本
心自明天理自在臣且耻與之爭辯矣而
皇上又何必爲臣發怒乎臣等昨日連名揭中

寬解
聖心折衷伸罪其言已盡其法似無可加者惟
皇上幸霽威而聽之臣偏倚之賦受既下戾于
物情危敗之蒐鳧又上驚於
聖怒靜言三思眞無死所
皇上今日但知臣信臣則自可以愧伸等之言
臣者今日但求
皇上之心安則臣之身亦安矣臣不勝感激誠
懇之至

乞休五疏

本月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母病身危五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全骸骨事臣自被言乞休已

連上四疏詞已煩而可厭矣而

皇上爲之洗雪盜名表章公論

温旨嚴諭所加於臣者亦且極其隆重諄篤而

無復可再瀆之理矣先是科場議興茫如

捕影一時賢士大夫知臣愛臣之說有以
爲當如歐陽修之於蔣之奇力求追究事
因者又有以爲當如文彥博之於唐介一
切引咎不辯者以臣觀之則言者既無事
可追而臣亦無咎可引今模稜
國是以外博長厚之名裂眦人言以陰行報
復之計此男子青天白日心事皆所不爲
也臣以此自信又以此自信於
皇上信於士大夫何必一去以爲高累疏以聒

聽哉顧臣母子身命見在危苦去年給假疏中
已畧引其端矣彼時所以未即引退者徒
以家門私故猶可理遣朝家無譁尚恬色
養今則
聖主爲臣等而動威諸司爲臣等而聚訟臣母
雖在病中每夜必索邸報觀之問臣高桂
之謗何自而興饒伸之獄何久不解而臣
不能對也則但有母子相持飲泣以思先
臣累息愧汗以戴宿業耳已夫臣之出山

與臣男之應舉上則爲
君下亦爲母今母驚爲臣母憂爲臣連日以來
一盂之食必三噎一夕之夢必數魘此其
爲老年七情之證無疑臣之寒心慘骨何
恃而能不危哉凡人親壽夭盛衰雖有天
數然必使身處安地耳不聞惡言則子孫
之情可以一切任命而無憾若内憂纏其
念外侮辱其名猝有風露不測之虞則隱
忍一時悔恨萬世蒼蒼者誰復爲臣分責
也臣今愧情方集血氣都平再不敢及毀
譽一字惟是臣區區念母私衷天知地知
母知子知而一身犬馬疾痛自頂徹踵亦
恐侍母之日短矣伏望
皇上早賜放歸保全臣母子二命臣誓以終身
一坐不敢背
闕一飯不敢忘
君明明天日表臣此心而已臣不勝情苦聲嘶
百叩哀切之至

奉
聖旨卿累疏求去屢旨勉留如何又有此奏朕
眷知特至豈憸人妄言所能淆惑着鴻臚寺
官宣諭即出以副至懷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本月二十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臣昨以母病身危五疏乞休奉
聖旨卿累疏求去屢旨勉留如何又有此奏朕
眷知特至豈憸人妄言所能淆惑着鴻臚寺
官宣諭即出以副至懷吏部知道欽此隨該

鴻臚寺卿楊宗仲遵
旨至臣寓所
宣諭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已於本日恭設香
案望
闕叩頭訖伏念臣碌碌凡庸硜硜猶狹身欲
修而人不信名未立而謗已隨止棘青蠅
既屢煩於
曲照依巢烏烏恐再及於危機爰抒至懇之誠
冀枉
蓋高之聽而
溫綸續被
命使專臨收之三釁三浴之餘示以勿貳勿疑
之信遺簪在御眞以辱而爲榮駑馬當軒
庶策功而補過臣銜
恩刺骨引義激衷必不敢偃蹇以虛
至懷亦何所退怯以避浮議偶緣病腦暫阻趨
朝除另日報名
廷見外謹具

奏恭
謝以
聞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引咎謝
恩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愚臣處謗無狀服罪謝
恩事非該應天巡按御史喬壁星一本爲輔臣
屢辯傷激懇乞
聖明宣諭以全
國體事內言臣近日爲科場波及之謗三疏
自明嫌於使氣決去非大臣之體奉

聖旨朕眷任賢輔屢有諭旨慰留已出任事喬
壁星既稱碩輔難得何必多言且不究該衙
門知道欽此竊念臣猥以書生起由病廢罷
不周於世用明不覩於物情以致觸事發
狂煩言啓侮如此及今一聞壁星讜言不
覺爲之回面以慚虛衿而受乃知天下有
真是非大臣有真局量而嘵嘵嘐嘐者果
不足以服公論而就大謀也惜乎爭時論
急不早辨此又惜乎壁星在遠無先期爲
臣言者蓋事往之後而臣友艾穆王世貞
顧養謙等始絡繹以書抵臣勸臣毋留胷
臆毋置齒牙而駟馬不可追已然諸臣之
私語揔不如壁星之昌言辭嚴而指確理
正而心公臣之不才一生未有得此於朋
友者顧臣嘗謂今日之患在大臣不任事
不任事生於懼謗謗生於人之多心而
國是不定如臣山中朽質弩末驚蒐原不擬
長遠遊世而此區區戀

主報

國之誠則常願代臣者必勝臣又願以
皇上之信臣者信天下賢人君子也若使人不
問是非事不問虛實小臣專利大臣之有
量無所不攻大臣專畏小臣之口無所不
避則
皇上復將以誰信此國紀世風所關臣雖無狀
或不專爲一身置辨也至於辨而再再而
三必求引去則真臣之褊心壁星責臣是

也身爲輔臣行年五十有六而懲忿補過
尚待人言眞遠慙蘧伯玉近愧同官時行
壁星責臣亦是也第其所引臣前日獻規
之言還爲臣規則臣幸已先得同然如高
桂擬罰之輕饒伸揭救之力臣前言之左
券在焉臣原不敢負
皇上而不能無愧於壁星者蓋臣通古書以專
容彥聖有技爲休休而壁星兼通時務并
以容娟嫉爲休休臣之爲

國計其憂深壁星之爲臣計其見廣
皇上試兩存其說而折衷其間未必不如酸鹹
水火交相爲用耳臣前蒙
皇上宣諭勉留不敢再輕言進退乃今則又蒙
皇上感壁星之言信臣益深責臣益備臣之此
身眞可以捐頂踵外毀譽而効死
二天之下矣顧臣母子疾病日迫日侵凡壁星
所言臣之過舉皆坐積憂多病中精神
爽智識昏迷旣以自誤久之必將誤
國乃壁星一面規臣之過而一面又勸
皇上諭留有過之臣則臣終當有後言而亦幸
皇上他日之終全臣終諒臣也臣不勝自訟自
艾慙惶感激之誠爲此具本陳
謝以
聞伏候
勅旨

請
視朝建儲疏
四月二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爲瀝陳報
恩忠悃以光
聖德以釋群疑事伏念臣猥以遭逢起莒萊而
厠丞弼臣有疾痛
皇上憂之臣有死喪

皇上恤之臣之愚不知止老不耐事以及於風
波姤娟之場
皇上矜之察之生之全之
皇上之於臣眞父母也夫父母之恩人子當何
以爲報哉臣之區區獨有赤心苦口知無
不言欲以增
主德之休明保
皇躬於康固使百神無怨恫四海無流言而臣
庶幾酬知補過之萬一耳頃者竊見今年
二月以來
皇上僅一出朝送
潞王殿下再出行
太廟時享其餘
常朝日期盡行傳免
經筵春講至今未開臣等猶幸每日因散本
近侍得以剽聞
音旨恭候
萬安若外廷百司緬想

清光於九天萬里之遠耳目不接誰能無疑疑
則詆言生焉晝居却事或曰不如向晦之
安酒醪却疾或曰不如勿藥之喜燕婉當
御或曰不如前凝後丞之嚴玩好充陳或
曰不如左圖右史之樂夫以小人窺
聖人以外廷測宮禁臣之所不敢知也而
皇上苟欲明其不然則莫如
勤御朝講日親外臣使睟穆之
天顏緝熙之

聖學人人得以望下風而承休問則天下幸甚
其或以天氣漸暑
聖躬宜於靜攝則
宮居十二時中以六時晏息三時游衍一時定
省
慈闈二時看閱章奏罷曲宴捐細娛專精神滌
煩瀆使羣下曉然知
上意在尊生不在厭倦在色養不在佚樂也則
天下亦幸甚又或以天工人代不必事事

身勤則深惟
社稷之安早定根本之計
升儲出閣
發旨自中然後委諸事於閣部付煩言於芻狗
則天下亦幸甚此三策者臣之犬馬愚忠
以爲苟效其一則
皇上有辭於天下而臣等亦有辭於
皇上今
留中諸疏動至經時
冊建吉期杳無明示臣初猶盛氣持將順之說
以捍流言而至是形影無驗心膽亦孤因
竊以身自譬臣之么麽何等人也而近日
曖昧之謗尚苦自明忿悁之言屢溷
高聽何況
皇上配天罔極之尊比玉無瑕之德而忍使纖
芥疑端不白萬世簣土未覆竟虧九仞則
皇上腹心遇臣曾不得其彌縫匡救一分之助
而臣垂老遭際以來止博得完全體膚保

守祿位清夜自思皇恐如此亦尚何顏何
面悻悻爭世上之毀譽是非爲哉又閣臣
職親地邇密勿輔理之外別無事任乃臣
等徒值其地食其食而兼旬累月不接
威顏不承
顧訪則又何顏何面揚揚冒榮矜寵立群臣之
上爲哉人主雖至尊天下雖至大宮闈雖
至深自古未有恃安而不致危積微而不
成著者盖昔我
皇祖世宗間亦嘗齋居西內與外廷隔絕矣然
四十載神明不衰萬幾無曠則以屏聲遠
色糲飯澣衣手不操奇贏之筭躬不狎馳
騁之勞慮不忘稼穡之苦此所以能終始
聖神保身而保民也
皇上即今動法
世宗何不試取
寶訓寶錄觀之當時邊廷警報大吏陞除與夫
稽古考文祈年憂旱等事

手批或一日而數下口宣或一人而數反臣以
爲如此則不必敢見羣臣血脉通矣當
穆廟在邸時人情頗亦危疑然加冠出封已判
然長幼之序而宮闈無別子筦簞無私御
臣以爲如此則不必更議册立大本定矣
夫法
祖不師其心而先襲其迹世人蚩蚩又誰能於
迹外信心者此臣之所以爲
皇上惜也且今天下多事正不減
世宗朝諸邊苦虜內地苦盜百姓苦年荒吏急
皇上以聖人之明昧爽思憂何所不悟以
聖人之勇旰食思政何所不勤矧
帝王萬世之大業父子天性之至親而更有待
外臣之苦爭敦勸者乎臣聞自古朝廷各
有一代之家法漢唐家法原不正故子孫
得出入其間若我
朝立國在此則守之亦必在此
皇上即有隱軫難割之愛必不忍以家法爲私

臣等即有承望無耻之心必不敢以家法
爲市今
皇長子倫序久定
皇上三年前明旨已宣付史官播傳天下
册立之舉去年未行猶曰年未及也今年未行
猶曰
潞王未之國也過此皆無說矣而猶拱默遷
延日復一日不早下九卿臺諫之議以順
臣民瞻戴之情以塞道路揣摩之口此臣
謝之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而出血者也
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惟
皇上念之臣母子哀殘之命朝露不圖報
恩負
恩決在今日亦惟
皇上哀之臣不勝懇欵激衷冒昧隕越之至
奉
聖旨覽卿所奏悉見讜言但朕自冬春以來動
火與眩輙不耐勞煩故以靜攝非安逸怠荒

這所奏朕知道了

奏長子倫序久定

皇上哀之臣不勝感激東冒昧

奏在今日亦惟行猶曰年未及

皇上哀之臣不勝感激東冒昧

奏在今日亦惟行猶曰年未及

皇上哀之臣不勝感激之至

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必惟

之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而出血者也

謝

賜猪羊粥米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五日欽蒙

聖恩以臣患病

特遣

御前牌子耿清

頒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羫甜醬瓜茄一罈白

米二石酒十瓶臣謹於私第恭設香案扶
掖叩頭秪領訖伏念臣參聯三事倏閱四
年葵心未效於涓埃蒲質常嬰乎疾疢我
皇上股肱在念簪履不遺既頻蒙
寬假之恩且重荷
匪頒之渥下金鐺於
帝所寵自顓承輟
玉食於天厨惠徼多品牽牲挈卣寒噓病榻之
陽春啜粥含葅美浥仙盤之湛露盖以期
交修於麴蘖匪徒佐大藥於刀圭顧臣素
飽無功餘生未卜望
明廷而伏拜勉掖尫羸謹正席以恭嘗期蘇暝
眩永結壺飡之感彌懷鼎餗之憂弱息猶
存一飯敢忘於報效沉疴儻釋百身何惜
於捐糜臣不勝激切感戴之至緣臣伏枕
不能
廷謝謹具本
奏謝以

聞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引疾乞歸疏

本年　月　日

具官臣王謹

奏爲夙疾成痼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生還事該本月初四日欽蒙

聖恩以臣患病准其給假調攝仍

諭以痊可即出輔理經今已及半月服藥且至

三十餘劑緣臣久臥

大賜而上不獲承

私家虛明

聖體萬安之狀下不能公
幾務一日之勞臣之此乘間企瞻懸戀尤百往時
揆義拊情尤不忍言去所以杜門不見一
人屏息不關一事者無非望早痊以見
皇上耳不意犬馬薄命恐人無緣連日以來醫
外求醫藥力已投於無用病中思病精神
益耗於多愁遂至寒熱夾攻風痺痼體服
食導引茫無一驗昔僅苦左臂酸痛以右
臂支持拜起今則左右俱痿轉側須人矣
昔痰涎上壅時作眩暈猶喜晝動夜靜元
神未離今遺精盜汗嘔瀉怔忡無寧夕矣
若其他雜病種種醫不能究尸不能陳老
人望六之年未有形敗精枯至此而尚堪
長久者臣之此身
皇上拔擢之身也一膚一髮敢復自有但臣上
有七十五歲之老母近亦以憂病不能起
床當臣扶疾進閣之時臣母一刻不見臣
則恐其饑渴勞苦爲之輟食以待臣一刻

不見臣母則亦恐其憂思縈掛爲之謝客
以歸蓋天下母子之情無不然者而當此
疾痛相憐關係尤切一日無臣即無臣母
臣豈忍不早丐須臾之
恩以全俯仰之命乎臣出山四載無歲不乞骸
而及今疾勢愈危情詞愈急誠自以此身
在
國則冗臣在家則獨于生而負
國則可償死而負親則難贖此臣所以伏枕
流涕而思螻蟻之貪生望
闕長鳴而冀首丘之終遂者也伏惟
皇上鑒愚衷之非假憫痼疾之難痊
特容休致還鄉以便調理臣一家二命待此而
生誓不敢忘
天地終始之恩環艸存沒之報也臣不勝誠懇
哀籲之至爲此具
奏以
聞

奉

聖旨卿直節讜言竭忠匡贊朕方切倚毗豈可遽引疾求退宜善加調理痊可即出輔政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辭俸調理疏

具官臣王謹

奏爲久病曠職乞容辭俸調理以安身心事該臣昨以患病兩疏乞休未蒙

賜允仰見

皇上天地好生之心簪履不遺之德臣感恩揆義涕泗囁嚅所有區區萬苦私情尚未忍瀆陳外惟是閣臣機務之地其職任特爲

隆重而所支俸薪廩餼視外廷亦特爲優
腆所以臣等每遇時節休假之辰不敢偷
安一日者蓋勞而後祿量而後受其職始
稱而其心始安耳今臣假滿一月病起無
期一應閣中事務與諸司揭帖已絕不與
聞而獨季支日給等項錢粮未經停免使
臣受之何名而食之何以下咽此臣所以
反側牀帷度日如歲而不能待京官註籍
三月之期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早
容其辭俸調理庶臣之身心無愧則災眚自輕
或尚能圖後日之報耳